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八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蕭望之

被難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侯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

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崎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叅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

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
思造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
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
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
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寢
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
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在郡守內
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
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
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

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
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關遺若此不
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
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
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
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
安論上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
守日殘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視事
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
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

通鑑紀事本末

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秦民食必
乏窮僻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賑之願令
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
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事下
有司望之與少府李疆議不合天子復下其議兩府
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大
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
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
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
興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

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敝備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病歿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賑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敝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敝議望之爲左馮。

朔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燉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

不婚
不嫁
不
伐喪
伐喪

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
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
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
結婚二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
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
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
祿勲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
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
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募
化嚮善稱第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

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
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
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
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得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
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盜賊未止。
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
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
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

王忠、拜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

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接受所監賊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左遷望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卽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自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諫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嚮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出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

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
自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卽位謙讓
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
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
騎將軍高遣客以奸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
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
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
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
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宴
而休遂行日反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

學人不可
與作樂○
錄此爲大
臣不知止
不知幾之
我妻之知
錄則自知
止矣

將歸、延陵之阜、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俟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砥礪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聞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

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他吏
卽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驁待詔以
行汗穢不進欲入堪等堪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
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羅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
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
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
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
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
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
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

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
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旣下九卿大
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
朕八年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
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
爲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
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
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
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
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

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

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
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常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
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
無久畱我成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
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晝食
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
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成有司請
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父子追念
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

漢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諫，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宴持詔。

漢書
士議郎正
為此等

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
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何何咸曰賢貴其餘
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
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
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
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
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感其言止數月遂
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
祿大夫躬爲宜陵侯後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
切諫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

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毋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倂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以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

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
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
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
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
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
百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
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
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
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
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
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戇數犯忌諱唯陛
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
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
雲寃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
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見上體
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言賊疾惡主
讐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
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沉譚頗知雅文鳳經
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

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効、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逃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備宰

相諸事竝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上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為如光等言可許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爲下御座則起疾痛視之無改或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

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拓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惟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孟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

新甫戾印綬縛嘉載至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詰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襍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克儻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必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太尉何武不能進惡高

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毆血而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

後漢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

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
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
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鸛雀
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鮓者大夫
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
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
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
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
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
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

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其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後乎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得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雖有推燥屋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黜日月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惟陛下留神萬機

誠愼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
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奏御帝
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
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
至侍中震上疏曰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
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
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
姓不安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
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曰如朝廷欲令
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時

詔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震復上疏曰、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重螟蝗羗虜鈔掠、三邊震擾、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宰司辟召、承望旨意、天下誼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惟陛下度之、豐憚等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以爲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帝旣不平之、而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

考詔獄治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趙騰所坐
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蠲除全騰之
命以誘蕩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樊豐
等因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
有恚恨之心遂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
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
詔遣歸本郡震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家人曰吾疾
姦臣而不能誅惡女亂而不能禁身死之日以雜木
爲棺勿歸塚勿設祭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
無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

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溺歲餘順帝卽位樊豐
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
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
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
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
上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
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上天降
威災青屨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
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冠
而有靈倘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鳥篆於其墓所

震五子長子牧牧孫奇、肅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歟後必復致大鳥矣、

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錫百萬遺之閉門不受桓帝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帝時徵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木晝昏秉

因上疏諫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繁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絳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宐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篤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徵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

第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屈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選用舊章、還貪殘、塞災謗、謂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歿、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里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

相欲因國爲池澆濯黷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
自此相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
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思以車駕當至
因傍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青讓荊州刺史以
狀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
除拜秉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
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頃者朝廷拜除恩
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
逝穆穆清廟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
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叅爲益州刺史

累有贓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叅取受罪贓累億、
群荆男子張攸、居爲富室、叅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
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
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惡之罪、應時捶殺、
又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叅重車三百餘乘、
金銀珍玩不可稱紀、檻車徵叅、請廷尉、叅惶恐道自
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案中常侍候覽弟、叅
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叅重必有自疑之意、臣
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
之妻、而使二人叅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

至戒覽宜急屏去。本部書奏尚書即召秉掾屬曰公
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
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
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
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
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嘗從客言曰我有三不惑
酒色財

子賜字伯獻退居隱約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
梁冀府非其好也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
賜上封事曰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維虺維

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闕雖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惟陛下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光和元年有虹蜺書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甫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嬀。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累世見寵。無以報國。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詩人所謂蝦蟆者也。

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是以災異屢見。今復投蜺。可謂熟矣。按春秋譏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寺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官。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蠱篆小技。見寵於時。樂松處常伯任芝。屈納言。郗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辭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猷。訟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書

上大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黃巾師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繼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茲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師。可不勞而定。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汪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初。賜與太尉劉寬同。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與寬。濟帝嘉歎。

復封寬及濟子

子彪字文先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
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
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
餘萬彪發其奸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
甫徵還爲侍中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進司
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達其難乃大會
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於今
亦十世矣按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
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

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靡沸之亂。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且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興平元年。拜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

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縉紳所以瞻仰明明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卅一年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擎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計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而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今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旣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恠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表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

左編

臣類

相臣

後漢李固

被難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大司徒郃之子也固狀貌有奇表鬬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藉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弊爲

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令今之進者唯財唯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凋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旣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

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母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善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辭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后妃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閭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

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于州郡，而詔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管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

門侯羊廋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匡聖改。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

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浸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德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才智閒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

月昧自聞者倘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
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
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
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
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梁商又僕射黃瓊
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爲廣漢太守至白水關
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
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
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
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

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
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憚之徒。開門受賂。
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
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
道者。滯澗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
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冀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嬙
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
母曰乳養。無委保妾嬖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
尊位顯。當以天下爲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
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

按多日月
解散之法
若得此法
是深加妙
也

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商不能用承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霧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歛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

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冲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咎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閭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發。

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閭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安樂王子纘年八歲是爲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盜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相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

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太尉李固
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枝黨至於表舉
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
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賢豎
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侈輜輶曜日
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
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
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臣聞
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奸軌則責在太
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

損傷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荷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衆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明恐後爲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乃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

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晉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

台世立有
遊人旅

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
吾侯富貴可長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
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
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獨厲聲曰
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
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
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
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
書証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
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

聞之太驚，畏固名德，終爲已害，乃更奏前事，遂誅之。
時年五十四，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
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
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
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
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之，未復
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
茲於偃城，皆死獄中。小子變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
而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
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鉄鎖，詣

如此
乃可
恥不
爲

關上書乞收固戶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
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
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于試有
司乎亮曰亮舍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
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
敢不踴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
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
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歛歸葬二人由此顯名
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
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

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

熒字公德初回旣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
時熒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
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
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熒託言
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
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
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
義乃將熒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爲酒家
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熒從受學酒

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熒、熒專精經學、十餘年間、
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
當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
嗣熒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
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既而戒熒曰、先
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
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
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
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熒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熒以
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

漢人
之附

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熒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熒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熒以誦毀宗室輪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熒爲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旣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熒上書陳

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復重誅。蕃上書救雲，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爲上疏諫曰：「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禹，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川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歛，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

東漢尚書
郎以此

廖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况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坐忤左右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爲尚書令遷大

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詔附梁冀爲鄰
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
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
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變行塗遇之使卒
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賣友
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交在職二年
卒時人感世忠正咸傷惜焉

後漢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
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太守郡人周

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貴、計、是、以、傾、宮、嫁、而、天、
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
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奸、違、官、以、稱、才、理、
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之、
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
飛、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畫、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
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嘉、其、言、爲、出、宮、
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
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不、納、八、年、代、楊、秉、
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

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察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王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佐校。蕃與同。

徒劉矩司空劉茂共建請瓚瓚超浮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莫當小平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原其誠心在乎去惡遂使天威爲之發怒今伏獸耳乎又

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王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疾，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霧過，死有餘辜，皆丞相中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力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致此刑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宦官由此疾蕃，痛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璽字文理高唐人，璽字勿平，陝人。

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以蕃爲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勢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封蕃高陽侯蕃上疏讓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相帝欲立所幸貴人爲皇

后蕃以田氏卑微伏稱、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

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

伏稱

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

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

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

命、有所拜封、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

官、曾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

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

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

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

如此作事
不殺身何

路誼譚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璉等與趙夫人
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
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眈祿畏害陛下前
如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
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
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
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蕃
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
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
承天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

亦是

此人義而有智若蓄武同心義左右其間決不為秀事

賁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逢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實武何功兄弟父子其行事可凡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枉梁枉撓何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駟蹋跋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貲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鉅令聞而弃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

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相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後漢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詔事宦官，因

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
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允少好大節、有志於
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
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
辟荀爽、孔融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
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
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
具發其奸、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
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
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

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具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旣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獄猶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姓名，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

南尹獻帝即位拜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歛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藉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不疑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迎天子還洛陽卓先著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

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卓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乃潛約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旣而疑呂布又欲以卓財特頒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漸不相平允性剛毅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旣殲滅自謂無復患難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

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拒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旣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

漢書
作事則
在太臣

在太臣

在上類

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

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

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

允時著

努力謝關東諸

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

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

即殺允懼二部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

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

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

也宏曰義兵鬪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

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

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惟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三子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戢弃官營喪

王宏爲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伯促殺之宏臨命詔曰宋翼豈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

奉策弔祭賜東園秘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

士孫瑞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智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戾所以獲免於難後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于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

趙戢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徵有所私授戢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戢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

執戟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

晉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盧欽言之於文帝除左著作郎頃之晉篡位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數歲拜中書令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惟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

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衆軍旣進而未有寇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克及吳滅封爲廣武縣侯晉吏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俟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旣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並遣使朝獻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

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為太子少傅與王武裴楷何嶠俱以德望為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于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惟華議以為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為廢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起朝廷大恐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騎虞楷

使外軍解嚴。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侍中。中書監。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欲倚以朝綱。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郎。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賤。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授。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

而公更有疑於卜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卜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任，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於武庫，發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

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叛，華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旣還，詔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刈

進
小知
易可不
王族

兵固守然後救之華舍監省數有妖怪少子肆以中
台星圻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貪人豈知天惟修德以應
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
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
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
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
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
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
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
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并不諫也林曰諫若不

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受死。懼王室之亂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